

新作热评·季进专辑

走进世界，回向中国

——读季进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有感

曾 攀

摘 要：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以跨文化的视野探讨中国文学在“世界中”的存在形态，为文学的“当代”进程提供了必要的视镜与借鉴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。本文试图通过其中的“世界视野”，揭示当代文学如何凭借开阔与开放的状态，真正具备走向融通与交互的可能；借此回归“中国话语”，探求本土的文化与在地的文学；在此基础上，询向“文学形态”所指向的文体学与本体学意义，并且通过“世界性”的理论视角，求取当代文学美学话语的内在革新。

关键词：当代文学；全球视野；中国话语；文学形态；内循环与外循环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在谈论当代中国文学时，常常被人忽略的一点，是“世界文学”不可回避且始终在场的影响。然而问题在于，“世界”的视角为何明明不容或缺却难以进行系统研究？中国文学为世界所包裹、所浸染，但是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和形态对其进行梳理？应当以怎样的系统性理论视域，观照当代文学的世界视野，以及“世界中”的当代文学？可以说，季进教授的著作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^①，对以上问题做出了必要的回答，对“世界中”的文学景观进行了扫描和摹写，也对“当代文学”的世界形象进行了想象性构造。

简单地说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，“世界”

意味着外部的镜像和镜鉴，是以文化为轴心而展开的内外交互；于此同时，“世界文学”无疑又涵盖着“中国文学”，二者不可割裂，并且指向更高层面的经验再现及美学范畴。“时至今日，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后所显现的常与变，应该促使我们重新省思古典‘文’的现代性问题。‘文’不是一套封闭的模拟体系而已，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、器物、符号、事件相互映照，在时间之流中所呈献的经验集合。”^②因而在谈到“世

① 季进：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25。以下引文皆据此版，不再具注。

② 王德威：《中文版序》，王德威主编：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，第3页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2。

界中”的当代文学时,实际上所对应的是一种突破既定文化框架的新的叙事形态,以及由此形成的开放性认知结构。

这首先在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,凝聚成逾越狭窄边界的“全球视野”,循此再识和重估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,这样才更显得客观,也不至于一叶障目或夜郎自大;其次,基于世界视野重塑的中国话语,往往更能营构真正的回响,这就需要以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者为范型,因为他们是革新语言的实践者,也是中国话语的重要建构者;再次,则是文学形态的美学沟通,在其中,叙事和修辞的“世界性”,往往指向着既彼此对话形成某种总体性价值,同时又召唤着种种地方、家国乃至全球的圈层扩展,在碰撞与叠合中,形塑着一种在世界中流通与交互的“文学”。

二、全球视野

不说远的,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,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之“新”,实际上是一种虚怀若谷与锐意变革,这个过程是向内向外的主动求变。即便是文学的“向内转”,事实上也常以充满“现代意味”的外国文学为参照,也即存在着一种“向外”是为了“向内”的写作旨归,意欲革新的是文学内部的美学观念和修辞形态。但持续“向外”的进程,事实上也溢出了文学之“内”,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全球视野”。

季进在书中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,“从起步期(1949年—1978年)到发展期(1978年—2000年)再到爆发期(2000年至今)”“在当代文学内在特质与海外传播外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,正以其独特的审美实践,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文学”。^①可以见出,当代文学在融进“世界”的进程中,既有纵向的历史性流变,同时又指向着不断跨界的横向流动。“融入”并非瞬时的,而是历时的,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敞开的具备特定经纬度的书写形态。正如朱晓进所言:“在世界文学中写作,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创作与世界文学构建起新型的互动关系,要使当下的文学创作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。只有接纳世界、学习世界,才能走向世界、

反哺世界;只有通过接纳世界、反哺世界,最终才能融入世界。所谓在世界文学中写作,就是融入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写作。”^②因而这里一方面触及客观的“世界文学”的存在;另一方面则回向自身,构筑一种在地化的文学。两者在边界的不断移动中,形成丰富而复杂的美学经验。季进《全球视域下的边地经验——迟子建的〈东北故事集〉》一文中就提到:“迟子建的工作表面看来是要持续加固东北的地方传统,而不是探索‘超越国界’的社会问题,但我们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发现,迟子建的东北故事,虚实结合,特别将故事的展开置于社会现实的语境之中,这不仅使精神和肉体的创伤得以同时呈现,更重要的是呈现了现实对历史的激活,使历史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疗愈方案。”^③在迟子建身上,边地与边界在跨文化实践中不仅提供了地域性的文化形态,而且还往往投射到主体的精神领“地”之中,让个体与群体、边缘与中心、现实与历史、地方与世界实现多样化的沟通。

因而在“全球”视野中,事实上更新的是以往对于中国文学认知的内涵与外延,但并不是说强调“世界性”而取消“中国性”,恰恰相反,“近些年来,我们一直强调书写‘中国经验’,讲述‘中国故事’,这是完全正确的。这种情况,是多年来西方文学观念、思想和理论对我们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压制性力量,使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、观念和经验几乎完全被遮蔽而难以露出头角。这时期或强调中国本土的经验和故事,就在情理之中”^④。可以说,这里的“世界”与“中国”在此消彼长地拉锯,二者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变动状态,相互成为对方的参数与动量。

正是基于全球视野,当代中国文学在“内循环”中获致了“外循环”的契机,一是由此拓开写作的思路,从个人的生活到整个人类命运

① 季进: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1页。

② 丁帆、朱晓进、王尧等:《“在世界文学中写作”学术研讨会纪要》,《南方文坛》2025年第4期。

③ 季进:《全球视域下的边地经验——迟子建的〈东北故事集〉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58-59页。

④ 孟繁华:《“地方”的崛起——当下文学总体格局的“再结构”》,《南方文坛》2025年第1期。

共同体,都可以纳入写作的范畴之中;二是可以看见自身的优势与短板,清晰定位写作者与写作题材的全球价值;三是实现内外贯通,在视角的多样化与视点的丰富性中,变革内在的叙事话语和美学形态。

三、中国话语

中国话语并非外在于其他话语,而是恰恰存在着一种外在的“世界话语”,即从他者回向自身的修辞。之所以将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视作“中国话语”的代表,是因为其中所择取的讨论对象,基本上都是近年来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写作者。这种代表性一方面在国内文学发展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,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创作在“世界”的范畴中同样具有自身的美学辐射力。

具体来看,在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一书中,季进选取了近年来最重要的叙事文学作品,阿来的《云中记》、麦家的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、刘亮程的《本巴》《长命》、迟子建的《东北故事集》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、贾平凹的《暂坐》、毕飞宇的《欢迎来到人间》、格非的《登春台》、王尧的《桃花坞》、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叶兆言的《璩家花园》、莫言的《鳄鱼》、阎连科的《她们》,以及林青霞的跨界写作等,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“中国声音”,分贝很大且各成体系,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。以刘亮程为例,“在这个时空折叠的世界中,传统性与先锋性、史诗性与抒情性、社会性与生态性、全球性与本土性,辩证反复,形成了刘亮程作品独特的声音,他始终以一种世界性的叙事方式,讲述或遥远或切近,或真实或虚幻的中国故事、新疆故事和村庄故事。‘说梦者’刘亮程,无疑是一位‘全球在地化(glocal)’写作的优秀作家,他充满梦幻哲思的文字,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维度,这正是刘亮程之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”^①。季进在这里事实上是通过一种具有“世界意识”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中国作家,看到他们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进路与姿态,也能够识别他们在宏大的全球视野中塑造的中国话语。

不仅如此,书中还涉及了关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“视差”与方法、翻译与研究、伦理与理论等,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镜并提出了反思的视角。“通过反思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,我们可以总结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与教训,辨析其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形象塑造、世界文学体系建构、跨文化对话之间的紧密联系,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对话。”^②当代文学“走出去”是一项复杂而重大的“工程”,不仅关乎官方的呼吁和推动,更在于民间的尤其是作家个体的风格话语,但总体上指向着“当代中国”的形象与想象。

在季进那里,“全球化许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,人人都可以参与世界进程的运转,从而创造出一个标准统一、人人平等的新世界。显然,这样的许诺其实遮蔽了全球参与的背后权力强弱和资源不均的问题。全球一体化的标准是西方的标准,这个标准抹平了地方差异与文化鸿沟。如果我们要想保持独立的自我,那么牢记历史(过去)与捍卫记忆是最关键的一环”^③。这么说来,文学是最为有效的“牢记”与“捍卫”的话语形态之一,如此则可抵制那种一体化的霸权话语,发出真正的主体声音。“在长期的论述和认知中,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,‘世界性’往往被窄化为‘欧美性’甚至是‘西欧性’,比如在1980年代的观念中,走向世界其实就是走向欧美。这种认知将自我剥离出‘世界’之外,以一种落伍者的形象追逐‘世界性’的脚步。这种‘古今/东西’的认知模式是近100年特殊的世界局势和历史语境的产物,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创制出一系列的问题范式。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,很显然,这种认知模式既不能解释当下的局势,也无法生产出新的问题。”^④

① 季进:《说梦:另一种返乡——刘亮程的〈本巴〉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55页。

② 季进: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“走出去”与“走回来”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5页。

③ 季进:《抒情·荒原·纠缠——格非〈登春台〉读札》,《南方文坛》2025年第5期。

④ 杨庆祥、唐诗人:《“新南方写作”:回答二十四个问题》,《南方文坛》2025年第6期。

这就提及了另一重命题,即如何摆脱那个强大的以及具有中心化趋向的他者,转向重见/重建一个新的具有真正主体意识的自我,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,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进路中不得不去处理的难题。这同样也是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所涉及并深入探析的课业:“我们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,应该把诉求点放在自我的重塑和发展上,将其视为方法和反馈,而不是现象或结果,通过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,重新迂回进入自身,通过他者反观自我。”^①可以说,“当代文学”事实上作为一种变化与发展中的主体性存在,同时汲取着来自世界与本土的文化资源,这就需要将自己设定为敞开而非封闭的状态,不仅破除某种中心论视野下妄自菲薄的屏障,同时也需要跳脱故步自封的狭隘化思维,对接世界且迎接变革,从而生成富于创造性与当代性的中国话语。

与此同时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一书还毫不讳言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隐忧:“在不均衡的文化关系下,中国当代文学‘走出去’困难重重,评判是否‘走出去’的标准又暧昧不清,甚至其主导权还一直被西方世界所把握。”^②在追求差异化的同时,我们似乎更有必要指向一种“合力”的探询,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能够在海外传播中构成自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,需要更多的作品为之发声,同时呼唤更有力的阐释,以及更深厚且开放的创造,在“世界—中国”的同向关系中建立新的标准和认同。

四、文学形态

理论视野也好,话语建构也罢,终归需要以文学的形态加以结构并形成价值考量。这么说的意思是,形象与形式,诗学与美学,以及推而广之对于总体性“文学”本体的理解,将有助于胀破狭窄的认知,寻求更宏大的观察视域,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重新建构对于中国文学乃至“文学”自身的意义。

如前所述,“地方”的差异对抗着来自“全球”的统一和归化,这就意味着,更多的独特性与异质性需要被唤醒,从地方到中国再到世界,这是一个貌似清晰简单实则曲折复杂的进路。

进入“世界”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究竟怎样?其实并无一定的套路与规则可循,说摸着石头过河也不为过,这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课题,而且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动以及中国内部的革新,还将会呈现出分岔与散杂,于是有待重新凝聚,不断确认尔后再度启航。“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,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,对‘文’的形式、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被铭记的艺术。”^③因而,季进所辩证的“世界”与“中国”之流动变通,是经由“文学”这一媒介构筑起来的。无论是时间之变化还是地方之挪移,好的文学始终关注的是被淡忘、被篡改、被遮蔽的部分,尽管那些人、那些事已经远逝,尽管太多的阴影笼罩其间,但是作为“世界”中的文学,必定分享着尽可能多的共通的语法与共同的价值,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。

这就需要写作者对文学文体及其美学意识的自觉,如季进在谈到林青霞的跨界写作时称:“一方面,这一自觉的创作意识无疑确认了林青霞跨界写作身份的完成,另一方面,也回应了文学的意义之所在——写作是人类与世界在一个最恰当的距离中融为一体的唯一方式。”^④所以说,无论世界或中国,文学的贯通与文化的勾连至关重要,这是一个作家的身份与修辞自觉,同时也彰显着源于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话语的交互熔铸。

然而也需要指出的是,无论是世界与中国、自我与他者、强势文化与弱势话语,文学的存在还时常意味着话语的对话抑或对抗。这个过程当然不是简单的二元分化,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是问题本身的拆与解的重要方式。然而,也只有在全方位与立体化的认知形态中,理清彼与此的复杂关联,当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有效地“走出去”,“中国当代文学‘走出去’并非一个平和的过程,文学与文化的跨语境传播面临

①② 季进: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“走出去”与“走回来”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13、12页。

③ 王德威撰并修订,王晓伟译:《导论:“世界中”的中国文学》,王德威主编: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第39页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2。

④ 季进:《人生如戏 别样华章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265页。

着千差万别的文化异境和历史渊源,而唯有真正地聆听和理解这些域外之声,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”^①。这就不得不去分解不同的镜像,解读不同的现象,这个过程呼唤的是更具有阐释力的理论话语;与此同时还需要辨析复杂的声音,在众声喧哗中听见世界的呼唤,更塑成自我的音色。

在此基础上,还需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,那就是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走向世界?“总之,‘跨文化伦理’是一种弱者之学,它以对自我的要求为起点,正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不平等,以他者为方法,不断寻求自我与他者对话的可能,同时希望自我对他者的理解,能够一定程度上促动甚至改变他者,实现一种交往理性。”^②如此,当代中国文学可以在纵向与横向两重意义上,反观自身、看清自己,看见外部,汇入更宏大和庞杂的洪流,而非总是自说自话,在狭小的内部一直重复自己;与此同时,当代中国文学也得以自觉求索一种“世界中”的写作,置身于更广阔与更辽远的世界,而不是收缩和保守,其中总体精神的扩张映射的是文化的推动乃至文明的进步。

结 语

需要指出的是,之所以将当代中国文学置于“世界中”,并不是简单贴上新的空间标签,而是新的作家作品、新的观念现象以及新的伦理理论,使得既往的阐释逻辑逐渐弱化。“总之,新世纪以来,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莫言、余华、阎连科、麦家、刘慈欣、苏童、毕飞宇等风格各异的作家在国家文学奖项和书展中大放异彩,当

代文学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”^③因而反过来说,事实上“世界”同样需要聆听中国声音,解读中国话语,见证中国文学。也即在当代文学层面,“世界”与“中国”处于双向互动的文化同构关系。

总而言之,“世界视野”的存在使得文学因其开阔与开放而真正具备了“当代”意义,“中国话语”将文学回归地方与国家,从而完成在地化的创生,至于“文学形态”的形成则指向文体学与本体学意义的内在革新。“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,不仅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传达中国声音,讲述中国故事,提供了知识背景与历史语境,而且也清晰阐明了海外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模式、期待视野和市场机制,成为反观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独特审美经验、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化视野的有效机制。”^④因而,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”事实上不仅思考的是中国的问题,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,在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文化联通中,因其开阔、鲜活与融通,从而可以在“走出去”询唤外部之馈赠的同时,能够“走回来”以充盈自我的“世界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曾攀,《南方文坛》杂志副主编、编审。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-
- ① 季进:《从文学现象到文化工程——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论纲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301页。
 - ② 季进:《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伦理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322页。
 - ③ 季进: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“走出去”与“走回来”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5页。
 - ④ 季进:《视差之见——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论略》,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,第290页。